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28)豺狼时刻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二十八章：豺狼时刻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EmeraldGalaxy

校对：EmeraldGalaxy

润色：EmeraldGalaxy

“这是……铁骑卫级别的屠杀。”

狂怒。

炙热、爆裂般的狂怒。当我知晓铁骑卫开始入侵我的家，开始屠杀里面小马的那一瞬，我眼前出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血色。我的神经紧紧绷着，如同被火灼烧一样。我想立即冲出去，去杀死那些混账，把他们由内到外撕裂开来，再拼尽全力践踏，直到变成蹄下的齑粉。

然而，那些玷污了我家的混账不在这里。即使以灾厄最快的速度，我们到达二号避难厩也会花费几个小时。我现在想向一些小马发泄，整个身心和灵魂都为正义与复仇而竭力尖叫……如果我不能这么做，至少也得向哪只小马尥一蹶子，但周围仅有的小马都是我的朋友。

所以我就默默地立在原地，在沉默中暴怒着。

而他们都非常明智地没有上前干涉我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你们以为我想这样？”铁蹄厉声说，穿过天袭者号的内室，“二号避难厩是阿杰的家。如果苹果家族有任何小马还活着，都会住在那里……”

“咱没说你想这样，”灾厄驳斥，“也没说你没尽最大努力阻止，咱说的是你最大的努力还不够好。”锈褐色天马正竭力加速，尽管几乎精疲力尽了。“现在到咱的回合了。”

泽妮思静静看着我们争论，她这次不再是争论的焦点了。她转向薇薇，瞪大了眼。“那里……是你们的家？你和小家伙的？铁骑卫为什么要袭击？”

薇薇摇了摇头，每次眨眼都有新的泪水流过炭黑色的脸颊，她双色条纹的白色鬃毛在风中飘扬着。“资源，没其他的了。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稳定运转的避难厩。净水芯片本身就无价，而苹果园更是接近无价。”她闭上了眼，在轻微的啜泣中颤抖着，“他们也许还想把它改造成一座基地。”

我的愤怒开始消退，没有可发泄的对象，怒火不能长久维持下去。我能感到麻木、悲伤和恐惧潜伏在背后，时刻准备在地狱般的怒火燃尽后全力压垮我。

“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去，开始屠杀铁骑卫，”铁蹄跺着蹄子。

“为什么不？就咱所知，他们无非是一群残害无辜的高科技掠夺者，”灾厄踢了踢战斗鞍，转换弹药，“那样的小马必须死，而咱准备杀了他们。这是咱的原则。”

铁蹄转向薇薇：“你去和他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薇薇的声音像钢铁一样冰冷。

铁蹄咕哝说：“首先，这是自杀。”他看向我们，“你们真以为你们几个就能对付几队穿着魔法装甲的骑士和圣骑士？”

尸鬼说到点子上了。这悬殊太大了，谁知道有多少铁骑卫在那里？每一个都有武器、装甲以及远远超出我们的战斗经验。我怎么才能救二号避难厩？我怎么才能对付他们？

我开始回忆每只伴随着我成长的小马。我的老师、我的同辈、那些参加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睡前聚会的小马……我感到自己在责任的重压下不能呼吸。

“你会惊讶咱们能干出什么事来。”

装甲包裹的尸鬼突然对天马说，“我站在你们这一边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问道，打破了自己的沉默。

其他小马都一齐转身盯住铁蹄。这个铁骑卫，这个永远服从命令的士兵，被我们逼到了一个角落里。被迫在他对我们的忠诚和他对他们的信条之间做出选择。

如果仅仅就这样，那我知道我们必输无疑。但我看过他的头脑、他的记忆。铁蹄的信条不是对战时科技部，而是对她，苹果杰克。为了保卫她，他不会被任何神圣的道德准则所阻碍。如果仍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就还有机会。

铁蹄没有回答，这不是个好兆头。但是如果不被逼迫，这样的决定很难做出来。我不敢逼迫他，我需要他，我需要他们所有马。

“得了，完美，”灾厄抱怨，“你做决定的时候，能不能保证不要在咱们身后放冷枪？”

我想让天马闭嘴，虽然知道灾厄有权提出来。现在，他正竭尽全力带我们到达那里。如果我有任何机会不让二号避难厩沦陷……不让我曾经认识的每只小马死去……那么我需要我朋友团结一致。我们需要变得坚强。然而，与之相反，我内心在激烈挣扎。对我而言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紧张的趋势下四分五裂。

薇薇别有深意地说：“如果需要保证，也许小皮也应该保证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她不会收留他们中任何一个？”

我打了个趔趄，感觉被狠狠抽了一下，倒吸着气。

“得了吧，小皮，”薇薇说，翻了个白眼，“我又不是没注意到，你有收集差点杀掉你的小马（现在还有斑马了）的嗜好。”她晃了晃鬃毛，“得承认，有时候我会想，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报复我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这是什么见鬼的情况？

“你每次让自己受伤的时候我都得包扎你，完全被困在了这里，只为了对你负一点起码的责任，”薇薇指明，平时美丽的嗓音此时听起来也有点干干的。

我马上就知道，那个靠讥讽朋友来减轻自己痛苦、肮脏恶毒的薇薇又回来了。我真希望已经把这个薇薇丢在我们身后了。但现在她又来了，潜伏在表面之下，等待足够的压力迫使真正的薇薇下线，就能重获自由。

“你真确定，不想通过让自己置于危险处境、差点死掉的方式来惩罚我吗？”

“淦！”灾厄回头望了过来，“你也是这么看咱的吗？”

天，拜托，我不确定有你们的陪伴能否成功，但没有你们，我绝对不能成功。

“停下！所有马都停下！”我用所有蹄子跺着底板，颤抖着，“我们现在不能四分五裂。我们的家……我的家……他们需要我们！如果互相伤害，到了那里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没有意义，”灾厄叫着，“你说得对，小皮，咱很抱歉。”

“我也是……”薇薇说，至少现在，那个善良的薇薇又回来了，“我……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没应付好现在的状况。”

“所以，”铁蹄问，声音十分平静，就好像刚刚的争吵没发生过一样，“你们有计划吗？”

我感到强风吹过自己的毛皮与鬃毛，弄乱了鞍包下的多功能马铠和护甲板。我看着他们每只马，突然感觉自己很渺小。我的目光落在了薇薇上，“这……不能由我一只马来决定。薇薇，那里也是你的家。”我恳求地望着她，默默祈求她能给予帮助。

拜托，薇薇，不要把这一切都搁到我的身上。那里是家，那里有我们的小马。我不能把他们的生死都推到自己身上，我真的不能。

薇薇迎向了我的目光。在她含着泪水的眼中，我看见了一丝善良，告诉我她理解了，她会尽她所能从我身上分担重负。

薇薇转向其他小马：“铁蹄是对的，我不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火力压制住铁骑卫。即使有，也会有不可避免的损失，所以我们先与他们谈判。”

我点点头，谢天谢地。突然间，我又能再次呼吸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地平线上闪烁着奇异的橙光，似乎一个狂暴的黎明即将来临。但是光芒在错误的方位，而且距第一缕曙光还有好几个小时。太阳与月亮很久以前就摆脱控制了，随心所欲地升降，但即使随心所欲，似乎也遵循着钟表般的精确。

“那边是什么？”

“火灾，”灾厄回答，“那里就是无尽之森，看上去红眼把整片森林后端都点燃了。”

泽妮思问：“你们觉得二号避难厩附近有红眼的部队吗？”

“不，不太可能，”灾厄回答，“那些大火已经烧了一天多了，他们靠近小马镇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我靠着薇薇，用她柔软的身子作为支撑，闻着她的体香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仍然在颤抖，竭力稳住自己，抵御着愤怒与悲痛交替的波涛。压力缠绕着我的身体，让我感觉自己快要爆开了。

薇薇注视着远方被火光照亮的云层，分散着注意力。“我还记得第一次离开避难厩时，一处云裂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看见了真正的阳光，那是最美丽、最温暖的东西，比我一生中见过的任何事物都美丽。我那时想……如果外面世界还有那么美好的东西，那么外面也许并不糟，”她伤感地笑了笑，“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太阳了。有时我想知道，这是否就是这个世界如此黑暗无望的原因。”

我回想起，当我和干酪杰克在小马镇桥上对峙时，云层也裂开了一道相似的口子，把露娜皎月柔和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感觉似乎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了。

“嗯，”灾厄回应，没理解到薇薇评论里包含的意境和重点，“无尽之森很不正常，天马总会费很大功夫才能用云盖住那片地区，就好像那里的云想要自己动起来一样。那片地区的云幕总会时不时裂开口子，让修补工作变得非常艰难。”

铁蹄看着另一个方位，注视着外面的夜色。最后，他低沉地承认：“我不理解蓝莓佩剑长老为什么要这样做。”

我预感薇薇早就在琢磨这个问题了。

铁蹄吐出一口气：“那里离她的领土非常远，蓝莓佩剑长老只是铁骑卫吠城区的长老。二号避难厩理论上属于我的长老，以及马哈顿区的管辖范围。”

噢，“他们保住不了吠城了，”我提了出来，每次想到此刻正发生的事，我都会感到一波新的愤怒。“红眼越来越强大，那边的铁骑卫即使没有被攻破，战略上也很被动。我觉得薇薇关于他们需要新基地的说法非常正确。”

尸鬼在装甲里点了点头：“即使如此，也应该由松软干酪长老（Elder Cottage Cheese）来接管二号避难厩。如果不是他，那……这行为就严重违背了协议。一个地区有两个长老，战略上也十分不明智。”

前面，灾厄正发着牢骚，把所有腿都悬在空中，满脸厌恶地伸出舌头：“没开玩笑吧？你们指挥官名字叫‘松软干酪’？他父母是讨厌他还是怎么的？”

尽管我们状况很不佳，铁蹄仍然笑了起来：“他更愿意被叫做‘老松’。”

“我喜欢吃松软一点的干酪，”我非常轻微地说。

“嗨，也许你那个松软干酪长老对蓝莓佩剑做的事，和蓝莓佩剑对小皮做的事一样，”灾厄说，“把蓝莓佩剑送到一个他自己以为是死亡陷阱的地方去。毕竟，他难道就不相信必胜部黑色行动避难厩诸如此类的废话了吗？”

“呃，也许并不完全是废话，”我压低呼吸嘟囔。

“什么意思，小皮？”靠，灾厄听到我说的话了。

“呃，我是说，我看过云宝黛茜和萍琪派把泽科拉变成了小马国的双重间谍。云宝黛茜说，泽科拉会在必胜部最好的训练员指导下训练……看上去必胜部做过很多类似的事。”

迎接我的是一阵惊愕的沉默，每只马都陷入了沉默。除了丧火，她正好奇地朝着薇薇啼叫。

我有一点担忧，担心提到自己有云宝黛茜的记忆球后，灾厄会开始拼命寻找记忆储存器。我不愿让我的黛茜派朋友在水晶球里迷失自我，就像薇薇经常沉浸在小蝶水晶球里那样。

“泽科拉，”泽妮思缓慢而谨慎地问，“你指的是无尽之森泽科拉树屋里的那个泽科拉？”

哎哟，“呃……对，泽科拉原来是六位部长的朋友，尤其和……”把泽科拉当了卧底，背叛斑马的事告诉泽妮思真的是好主意吗？

“泽科拉是一个叛徒！”铁蹄危险地咆哮，“她把武器技术卖给了斑马。”他朝着我走了一步，“她还想把那些能射穿铁骑卫装甲的混账步枪给他们！”

天，小伙子冷静一下……“呃，不，不是那样，那是她的……一种间谍伪装？”

“不，不是真的，”铁蹄固执地坚持说。

“小蝶认识一只斑马？”薇薇问，感谢公主，至少这话题不会把薇薇引向危险的路径。

“呃，小皮……也许你该对咱们讲讲你看过的那些记忆球里的内容？”

我呻吟着。即使省略掉比较私密的记忆，例如铁蹄的记忆，或者包含小蝶与天杀的超聚魔法的记忆，也会花掉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我仍然感激能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分心，我们仍然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蹄子发烫意味着啥！？”

“她就是那么说的！”我仍然和当时一样对这情况感到难以置信。

“我仍然纠结小蝶调戏苹果杰克的那一段，”薇薇咯咯地笑着，“就算出于很好的原因。”她眨眨眼看着我，我垂下了头。在“马厩小门”露馅后，我会有一段非常煎熬的时期，我突然间十分确信，薇薇刚刚从黄色天马身上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灵感。

仿佛证实我的怀疑一样，泽妮思斜身靠近我，幽幽地说了句：“命该此劫。”

从我讲第一段记忆开始，铁蹄就一直保持异常的沉默，即使对寡言的尸鬼来说也过于沉默了。一开始，我认为是泽科拉的话题影响了他，或者是他关于必胜部的理论居然得到了证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开始觉得事实并非如此。反之，我开始觉得，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二号避难厩以及我们的冲突上移开时，铁蹄正深陷自己内心的动荡之中，尽其所能在抉择的时刻来临前就做好准备。某方面，他比我们都更坚强。至少，比我更坚强。

风中传来一阵急速的射击爆裂声。

我们正接近小马镇。香甜苹果园仍然还有一段距离；但在废土的寂静中，晚风能将很远距离外的战火声传过来。

薇薇呜咽着：“那里有很多枪声。”

“榴弹机枪，”铁蹄备注，“像我的一样，他们有好几个。”

我颤抖着，时刻准备好看见想象中的可怕场景真实出现在眼前。他们不会在避难厩里使用那种武器，对吧？如果不是，那么在干什么？我脑海突然冒出一幅图景：二号避难厩所有小马被赶到最近的毒苹果果园里，站成了一排……铁骑卫把如雨般的榴弹射在他们身上，仅仅为了享受他们身体被硬生生炸开的场面。

我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，眼眶充满泪水，竭力从脑内赶走那幅图景。当然，即使是那些怪物也不会这么恶毒，这么残忍吧。他们是铁蹄的同志，不是什么掠夺者，对吧？

“怪物！”薇薇在我身旁低声叫了出来。

“说得对，”灾厄同意，让我畏缩不已。拜托，千万别是我想的那种场景，绝对不要！

“红眼的火把一大堆糟糕的东西赶向了小马镇，好像有一些野兽闯进了香甜苹果园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这是夜最深的时刻，有一个名称，但我记不清了——最神秘的黑暗时刻，一切都被笼罩在黑暗里，你所有的悲痛和糟糕情绪打算合力压垮你。门外的怪物不断抓绕，让你不能安然入睡。

薇薇站起身，在我们放天袭者号后部的物资堆里翻来翻去——一些我们用来交易的东西；或者不愿为我们鞍包增加负重，打算放在R-7枢纽站的东西，包括灾厄在吠城高塔从斯特恩的小马上搜刮来的各种武器。

我开始给自己武器装填弹药。我的选择很有限。如果能击中弱点，小麦金塔能强到射穿铁骑卫的装甲，我的狙击步枪也有一堆穿甲弹，多亏我和灾厄在吠城外立交桥的战车卫队中搜刮到的物资，以及他从斯特恩奴隶贩子蹄中抢来的额外弹药。

我把斑马步枪飘在前方，看着它。我的怒火又开始沸腾，驱走了麻木的疼痛。但在今晚，我竖起了一堵墙来阻挡它，竭力保持住部分的理性，不让它们压倒我。我真想用斑马步枪对抗铁骑卫吗？一方面，他们是我的仇敌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值得如此的下场。这把步枪是我击败他们的最好的武器。但是斑马步枪的附魔效果……子弹可不仅仅只会穿透装甲。我已经见过一只小马在装甲里点燃是什么样的了，那段记忆仍然让我心有余悸。我真准备变成斯派克去对付那些小马吗？

“你穿的什么？”泽妮思倒抽口气。

薇薇优雅地回应：“我们会和真正危险的目标作战，如果我不穿护甲该有多蠢？这套就是我有的最好的护甲了。”

薇薇正穿着斑马军团制服。

“当然，除非你愿意穿上，”薇薇温柔地说，“我觉得你比我更有权利。”

泽妮思思索了片刻，朝铁蹄那边瞥了一眼：“不，小马国是我的家。”

“哇哦，”灾厄喃喃自语，缩了一下，又说了出来，“呃……薇薇？小皮？咱有个请求，如果觉得不合适，就直接拒绝掉吧，咱知道咱无权提出这个请求。”他停了片刻，又下定决心继续说：“如果咱们正在为大战做好准备，那咱藏在距这里不远的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。飞到那里只需要十五分钟，但是这十五分钟也够铁骑卫杀掉你们更多亲友了。”

我已经感到每一秒都有更多无辜的血流下。额外十五分钟，我们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了……我不能忍受这个提议。“不，”我坚定地说，“我们不能给他们哪怕一分钟的时间了，更别说整整十五分钟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但是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就把我们停在避难厩大门口，你自己去那里拿，之后再和我们会合……”

“不，”薇薇插了进来，“分开行动是个坏主意，我不想让灾厄独自在避难厩内到处找我们，我们必须在一起。”她是对的，我的建议糟透了。

“灾厄，继续前进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到这里了，如果再花十五分钟能造成什么巨大的转折，我们已经失去那种机会了。我知道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主意没用，你是不会提出来的，尽管任何让我们能活下去的事都值得十五分钟。”

灾厄展开双翼，改变了航向。

香甜苹果园现在已经隐约可见——结着毒果实的死气沉沉的树林，沿着山坡连绵起伏，那座老谷仓仍然挺立，令马惊讶地保存完好。

在下一次春天前，你都不能使用那座谷仓。

我突然想到，小苹花在挖掘二号避难厩地基时，可能拆掉了原来的谷仓，之后又重新建了一座。如果避难厩科技想造什么东西，总会大拆大修。

我看见半空中闪烁着光，仿佛夜空一部分穿过了云层，落在了农场的中央，充满一大群邪恶的星星。枪口的火光在四周的地面成群闪烁。

泽妮思猛烈地吸了一口气，“不！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斑马的瞳孔惊恐万分地缩小了：“星卵！（Star-spawn）”

那些铁骑卫正和斑马传说中的怪物战斗——来自月亮之上的生物，亿万年前作为来自星星的“礼物”，被释放在了这个世界上。

那个生物十分巨大，几乎看不见，大量涌动的星座像有生命一样漂浮在周围和体内。我打开视觉强化魔法，但指示器只亮出地面上那些小马的标志，大部分都是红光，哔哔小马完全不能锁定他们对付的那团实体。对哔哔小马而言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

交战中的铁骑卫的枪火声涌入稀薄的空气中，那团充满繁星的虚空开始反击了，它压碎了他们，击飞了一些骑卫。一枚火箭弹爆炸了，生物一些部位陷入了火海之中，足以让我们窥见它的形状——结构大致像一只小马，有头，有身子，有四条腿，让我稍微恢复了点信心。一阵可怕的咆哮声贯穿而出，穿透乌云缭绕的天空，听上去仿佛整个宇宙在怒吼。

我第一反应是过去帮忙，想立即冲过去援助他们，花了片刻才想起那下面的小马都是我们的死敌。但是从视觉强化魔法来看，他们并不全都是敌对的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

“我们得帮他们，”铁蹄坚持说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“想要谈判？那么这是第一步。”

“你们赢不了一个星卵！”泽妮思倒抽气，“你们都出了什么毛病？你们能做的就是逃掉藏起来。”

“你还不了解我们吗？”铁蹄问，通过这番话，我知道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抉择。

灾厄改道而行，扑扇翅膀飞向谷仓，把我们直送到风暴的中心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轰！**

铁蹄站在天袭者号的顶板上，用榴弹机枪撕裂着那个无形的怪物，灾厄拉着我们在怪物四周回旋。天马正将我们拉得尽可能近，同时保持在星卵打击范围外——在几乎看不见怪物形体的情况下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地面上的铁骑卫几乎全灭了，至少有十几具尸体，被困在血肉模糊、压得稀巴烂的装甲里。远不及铁蹄之前预测的被派往避难厩的骑卫数量。我还能看见三个残余骑卫面罩上微弱的反光，以及他们武器耀眼的闪光。有一个骑卫发射了两枚火箭弹，火箭弹在怪物透明的表皮上爆炸了。

星卵开始反击，一只看不见的肢体抓住那个装甲包裹的铁骑卫，捏得他嘎吱作响。

然后它把那只小马扔向了我们。“哟！”灾厄叫了出来，避开了飞来的铁骑卫。当铁骑卫以一道弧形飞越我们时，我能看见里面的小马已经死了，凹陷的装甲内满是可怕的内脏碎片。

丧火急速掠过我们，用野火轰击那头生物，烈焰焚烧着它的背，但马上又熄灭了。

我集中精力，想用念力场包住怪物整个实体。我不打算移动它，但魔法光晕在它身上扩散开时，那个生物就有了明显的轮廓。它比我想象的还大，但至少我们现在能更容易避开那个外星巨兽了。

薇薇对那个宇宙恶兽施放了麻醉魔法，魔法正中它的脑袋。怪物打了个趔趄，只挣扎了几秒，然后就和没事一样发出另一声骇马的咆哮。

“妈的，它太大了！咱们攻击对它来说几乎就是挠痒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们，”泽妮思警告说，不断颤栗着，“你们不可能杀掉星卵，你们还应该庆幸这一个只是幼崽。一个完全成年的星卵能吞下整个小马镇，甚至还不会注意到自己吞了下去。”

“那个还只是个幼崽？”我震惊地问，怪物后退一步，撞上了那座谷仓。香甜苹果园挺立的最后那栋建筑——经历了大灾变和废土二百年时光的谷仓坍塌了。我感到了一阵痛楚，仿佛亲眼看到苹果杰克和她朋友在一起的那段明朗愉快的时光，被星卵一次无意的失足无情地抹去了。

“小皮，继续保持！”看见我的念力场开始滑落，铁蹄命令道，“灾厄，带我们去那东西面前盘旋。薇薇，我下令时，准备好麻醉魔法。”

“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”灾厄说，拉着天袭者号直接飞向了怪物的鼻子。

“就现在，薇薇。”

薇薇集中精力，释放出一道魔法闪光，飞溅在那生物的脑袋上，能让一个地狱犬瘫痪一小时的魔法只让它晕眩了片刻。

一道烟雾从天袭者号顶部射了出去，铁蹄发射了一枚火箭弹。我看着那枚火箭弹穿过我的魔法光晕，射穿了那生物头皮该在的位置，直接卡在了怪物透明、布满繁星的脑袋里面。

星卵发出一声哀嚎，把我们吼了出去。在我们坠到下方被污染的果园前，灾厄竭力恢复了掌控。片刻后，火箭弹爆炸了，伴随着一阵内脏扭曲的潮湿声。

我们砸在了地面上，星卵的身体几秒后也砸了下来。我在车厢里来回翻滚、弹起，猛的撞上长凳和金属侧壁，阵阵疼痛在身体里蔓延开来。天袭者号在地上猛烈翻滚，一路撞翻了一些树，最后停了下来。灾厄垂挂在鞍带上，薇薇躺在散落一地的物资中，呻吟着。我看不见铁蹄落在了哪里，泽妮思也不见踪影。

哔哔小马疯狂地滴滴作响。我感到温暖而粘稠的液体渗进鬃毛里，我抬起一只蹄子，最轻微的触摸也带来了令马晕眩的疼痛以及满眼闪光。随即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铁蹄头盔上的聚光灯照到了我。

泽妮思跟在他身后，看起来毫发无伤，真是恼火。我意识到，她在我们坠机时及时跳出了一扇窗户，一个翻滚落在地上，连一根鬃毛都毫发无损。

“大家……还好吗？”我虚弱地问。

“好得不能更好了，”铁蹄说。从我哔哔小马发出的滴滴声来看，他说的可能是事实。

“你飞撞在了一棵树上，”泽妮思反驳，“你的背本该被撞断的。”

“对一个中心城尸鬼来说，不是大问题，”铁蹄回应。我感到他很享受泽妮思惊恐地倒吸气的样子，后者快速与铁蹄保持了一段距离。

“这就是我们，”我虚弱地微笑着，“充满了惊喜。”我看向铁蹄，“你怎么杀死那个星卵的？真是太酷了！”

“战争时期我见过一头星座熊，”铁蹄回答，“从你的魔法勾勒的轮廓来看，那个星座熊变成的怪物并没有太大的外观变化。只不过更讨厌、更难被看见而已。我射中了那怪物眼窝的位置，然后顺其自然。”

灾厄发出一声疲倦的呻吟，发现自己被倒挂在了天袭者号的鞍带上，他挥动前蹄，想把整节乘客车厢翻回去，但看上去不太成功。

“我来帮你，”我叫了出来，用念力解开鞍带。灾厄砰的一声背部着地。

“嗷！”

薇薇蹒跚地走出乘客车厢，拖着我们的医疗物资。我意识到我们可能一路把我们物品散在辐射农田里了，但寻找它们得是早晨的任务了，我们得先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。至少我还没有丢失自己的武器。

“每只小马和斑马请过来一下，”薇薇礼貌地说，把鞍箱落在地上，“继续前进前，你们医疗小马会好好包扎你们。在进入避难厩大门前，她还得好好治疗你们的伤口，也不要把这个当成什么坏兆头。”

“不要动，小马！”黑暗中一个声音命令。两个头盔的聚光灯投在我们身上。

那两个从星卵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铁骑卫正走向我们，用武器指着，视觉强化魔法面罩上的光告诉我，他们已经用瞄准魔法锁定住了我们。

“哇噢！”第二个铁骑卫装甲里响起一个很甜美的女声，“看，是铁蹄长老。”

“是‘星骑士’铁蹄，”另外一个铁骑卫迅速纠正，“用你的武器锁定他，骑士草莓柠檬汁（Strawberry Lemonade）。”那个骑卫转向我们的尸鬼同伴，“我们有特别的命令，得让你离开，你不能干涉这次行动。”

“太酷了，铁蹄先生！”那个更年轻的骑士滔滔不绝地说，直接关掉了自己的视觉强化魔法，“你怎么杀死那个东西的？”

“柠檬汁骑士！”更年长的铁骑卫咆哮着转过身，“打开视觉强化魔法，锁定你的目标。”

“你知道你在袭击哪个避难厩吗？”铁蹄平稳地问，“二号避难厩，为了保护苹果家族和小马镇居民而建造的避难厩。这是苹果家族的农场，那个谷仓曾是战时科技部部长的谷仓。苹果杰克本马，曾在这里成长。那个避难厩里有她的亲友，你们正袭击战时科技部部长的家。离开的应该是你们，带着羞耻离开。”

“我们有我们的命令，你也是。”

“你不是我的指挥官，圣骑士，蓝莓佩剑长老也不是，”铁蹄不动声色，“就算是，那些命令也是错的。这次行动就是个耻辱，任何参与进去的小马甚至都不配拥有铁骑卫的名号。”

“我给你的命令来自松软干酪长老本马，你必须马上离开，带上你的野马朋友，”圣骑士重新转向那个骑士，“你，打开视觉强化魔法，锁定目标，这是命令。”

“先生？”草莓柠檬汁骑士支吾着说，“长老……星骑士铁蹄是对的，这次行动是错误的。”

圣骑士转身面对那个骑士，一挺背负式轻机枪已经开始旋转，锁定住了她。“打开你的魔法，锁定你的目标。否则在太阳升起前，你会因不忠遭到军法处置！”圣骑士咆哮，“我说过——”

**梆！**

圣骑士倒下了，装甲头盔上出现了两个弹洞。

骑士草莓柠檬汁震惊地退后一步，我们其余马都转向了灾厄。

“怎么？咱给了他谈判的机会，但他明显不打算加入咱们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薇薇的角发出柔和的光，正竭其所能治疗我脑后的切口，尽量不把我整张脸都用绷带包住。幸运的是，她说伤口实际上比看上去轻得多。

“松软干酪长老正在死去，”草莓柠檬汁骑士说，尽她所能对铁蹄解释，“我是说，我知道他看上去一直都是快死不死的样子。但上个月，连医疗床也不能帮他了。他一直打算在死前回收二十九号避难厩。现在他也正在那里，和星骑士枢纽（Crossroads）一起。他邀请蓝莓佩剑长老接管二号避难厩，带领星骑士怒星（Nova Rage）。”

“他当然会那样，”铁蹄评论，“星骑士枢纽一直想让我当上长老，她和我有着同样的观点。老松一定知道，让枢纽同意接管二号避难厩是没希望的。”他跺着蹄子接着说，“星骑士怒星就是另一方面了，她和蓝莓佩剑长老一样是战时科技部的传统主义者。”

灾厄摆动着左翼，那只翅膀在坠落时受了点伤，现在薇薇已经用绷带把它包成木乃伊了。“我猜那个老松一定想要二十九号避难厩的童子军计算机？通过机器让自己永生？”

“太疯狂了，”我断言道，“童子军也许能复制小马的心智，但也不能算小马和机器融为一体。松软干酪到死的时候仍然会死。”

“除非，”薇薇提议，“他以为他真的能把自己放进机器里，连同心智和灵魂。”我花了几秒才意识到她想的是什么概念：一个魂罐。黑羽的鹰爪雇佣兵曾经为某只小马寻找黑皮书的信息，我觉得我知道是谁了。如果任何东西都能用来制作魂罐，为什么一台童子军计算机就不能呢？我突然想到下令袭击我家的那个长老，有可能在一台坚不可摧的电脑里永生。我绝对不能让这发生！他不能把永生作为这场大屠杀的报酬。

铁蹄继续和草莓柠檬汁骑士交谈。最后她告诉他，“你看，我相信您是对的。我也愿意站在您这边，但我不能跟您一起进去，我不能攻击其他的骑卫。”她的面罩转向灾厄，“或者和能这样做的野马合作。”

铁蹄点点头，一只装甲蹄子放到了她的肩上，“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你做了正确的事。”

他转向我们，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我站起身来，把斑马步枪飘到右侧，小麦金塔飘到左侧。从骑卫告诉我们的消息来看，蓝莓佩剑长老留下了五分之一的兵力来守护外部，用来对付我们，以及防备从无尽之森涌进小马镇的恐怖怪物。事实上，我并没有准备好。但每在谈话和治疗上多花一点时间，也就多给剩下四十多个铁骑卫突破安保区与监督区更多时间，杀掉初次侵入没被他们杀死的小马了。他们可不会等着我准备好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灾厄压阵，如果我们被夹击，他的精准射击至关重要。我不停回头看他，想看看我们穿过苹果窖通道时他是什么反应。这可不像他在避难厩科技总部见到的那些干净的模型。

“这是薇薇的家，”他嘟囔道，“小皮的家。”我确信他不知道我能听见他说的话，得到萍琪派的小雕像前，我确实可能听不见。

“为了她们，咱必须变得坚强。不要发疯，不能鲁莽冲到前面杀掉我看见的每个装甲婊子。咱需要变得坚强，需要为她们看守后方，需要保护她们，我能做到。”

原本散落在地板上的骸骨都被踩得粉碎，被很多金属蹄子践踏过。我感到一阵扭曲的病态感涌进了自己满腔的怒火里。没有小马知道这些骸骨是谁，但他们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好的结局。我感到自己部分怒火把矛头指向了我自己，为什么我没有回来埋葬他们？他们可是死在我避难厩大门旁的呀！

但一方面，小马国废土充满了无数骸骨，我也没有埋葬他们，甚至连萍琪派与小苹花的都没有。但至少我没有玷污他们，我没用蹄子碾碎他们，甚至毫不在意。

二号避难厩的大门敞开着。

薇薇与铁蹄是我们的谈判员，所以他们在队伍最前面。我希望我们的铁骑卫能在我们开火前试着争取其他骑卫的支持。所以薇薇第一个踏进曾是我们家的地方，她痛苦地倒吸气，停了下来。我跑上前去陪伴她。

入口的房间仍然和二号避难厩的维修区一样灰，但现在有一些突兀的颜色溅在其间，是浸在暗红色血池和喷漆中的小马缤纷皮毛的颜色。

监督派了六只小马来应付那些破门而入的家伙，只有两个避难厩安保警卫穿着护甲。其他小马只是心怀善意地来迎接，希望与来者交朋友。一只紫红色的年轻雌驹，嘴边散落着一束鲜花，是一个欢迎礼物，洁白的花瓣已经被鲜血染红了。铁骑卫枪毙了他们。

我脑中的小马摇摇欲坠地站在一团黑暗的大漩涡边缘，周围充满森森白骨，向下通向永恒无边的黑暗。我洪流般的怒火正把她往下推，一股暗红色的潮流涌进了深渊里。

我竭力把她拉了回来，我的愤怒彻底碎裂了。潜伏在后面的恐惧、悲伤和痛苦正在积蓄力量，时刻准备淹没掉我。我瘫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

“就这样了，”我听见灾厄说，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，“让谈判他妈见鬼去吧，任何参与进来，任何站在一边袖蹄旁观的小马，都已经是死马了。”

我意识到自己认识那只躺在角落里、被开膛破肚的黄色雌马……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她，或者她的名字。这甚至让一切变得更糟，为什么我记不住她的名字？她的名字应该被铭记，她也本应该活着！

薇薇的脸被泪水浸湿，奔过来用前蹄抱住我，我竖起身，紧紧靠着她的护甲和皮毛，痛哭流涕。

“小皮，这么久以来你已经非常坚强了，”我听见她说，“这也是我的家，而我会夺回它的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和灾厄、泽妮思组成了我们的侦察小队。当我能控制自己重新走动时，薇薇把我们派到了前方。我们不再指望谈判，除非他们先举白旗。所以，我们会先发制马，一击毙敌。

第一个铁骑卫被斑马步枪倾泻的子弹杀死，他痛苦地嚎叫着，内部器官爆裂出火焰，把他由里到外烤熟了。我丝毫不感到怜悯，也不感到同情。我也没有感到愉快，甚至没有一丝冷酷的满足感。在激烈的情感洪流冲击下，我变得麻木而专注。这种行为是必要的，也是正确的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情感能影响我了。

我再也不会对斯派克保卫自己的家感到任何一丝厌恶了。

每个走廊，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死去的小马。铁骑卫的袭击残暴无比，但死去的小马没有我预料的多。入口的友谊欢迎团是监督一个精心算计好的计划，这样，一旦铁骑卫在入口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时，也就给了监督足够的预警时间，把剩余的小马迅速疏散到安保区和监督区。

我很喜欢也很讨厌她这个计划。

目前为止，维修区遭到的打击最严重。铁骑卫已经采取了行动去保护那片区域，可能是为了防止任何小马破坏他们感兴趣的科技。在铁骑卫阻断退路之前，那里的小马根本没有时间逃离。

我转过一个熟悉的拐角，发现自己正对着哔哔小马技师工作间。我看着那面自己曾经清洗过的墙，上面有大片黑色的焦痕，我感到了一阵新的情感波涛。一道鲜红的血从一面墙上缓缓流下，末端是我师傅的尸体。如果我没注意到他丢失的腿，我几乎可以假装他又在工作中睡着了。

这不是我曾经希望的壁画。

我再次哭泣，视线模糊了，视觉强化魔法的光飘忽不定。

通向我师傅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，里面有动静，指示器上的光是红色标志。我向其他同伴挥蹄，开始匍匐前行。

那个铁骑卫始终没看见我进来，我把小麦金塔飘到她脑袋右后方，就在散热片的左侧。

**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**

我把满满一弹仓子弹倾泻在她的脑上。她被第一发子弹射中后就已经死了，但我不在乎。

我转身走出去，瞥见了我师傅的吊床，呆住了。吊床下的地板有一个已空的闪闪可乐瓶和一本维修手册《温柔关怀损坏的器件（TLC Squared:“Tender Loving Care for Totally Lost Causes）》。我还记得我师傅说话时总会翻阅那本书，而我就坐在一旁专注地听。我怀旧地流下痛苦的泪水，把那本书飘进一个鞍包里。

我听见了灾厄战斗鞍清晰的枪响。片刻后，泽妮思和灾厄冲进了哔哔小马技师工作间，外面的走廊爆裂出火焰。

“小麦金塔可不低调，小皮！”

泽妮思从自己存放草药和药剂的鞍包里拿出一个罐子，摔在地板上，里面甘草香的粘稠液体流了出来。

走廊里的火焰停止了蔓延。片刻后，一颗蹄雷弹进了房间内。我立即用念力抓住它，把它扔了回去。我听见一声警戒的喊叫，随即是一声爆炸。

“妈的，我恨死独角兽了！”外面的铁骑卫说，让我们知道他几乎毫发无损。

我转向灾厄和……泽妮思去哪了？我环顾四周，又看向上面，她正在天花板上爬行，蹄上的粘稠物为她提供了惊奇的粘附力，类似我们几周前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奴隶贩子用的魔法。

她小心翼翼爬到工作间门口，把头探出去，朝两边瞥了一眼，又缩了回来，用嘴型说“还有两个”。她轻微地点头，示意灾厄目标在哪边，虽然我用哔哔小马指示器就能知道。我重新装填小麦金塔。

她又贴着天花板溜了出去，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。灾厄等待着，当泽妮思一下子落在一个铁骑卫身上时，他立刻翻滚了出去，对着另一个骑卫完成了一次双枪射击。

我冲了出去，晃着小麦金塔，启动瞄准魔法。但是泽妮思已经制伏了那只小马，她的蹄击让装甲发生了共振，粉碎了内部的器官。我看着她轻而易举地空蹄终结了那个骑卫，感到自己下巴掉在了地上。

“陨落凯撒式”把我吓惨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们更深入维修区，开始看见一些发光的绿色残渣或粉色灰烬——被魔能武器杀死的小马留下的残骸——散布在二号避难厩小马的尸体之间。灾厄似乎对这番景象很烦扰。

视觉强化魔法告诉我，下个拐角周围还有四个铁骑卫，就在发电机室附近。我向同伴通告了这条信息。

“咱来解决，”灾厄说，开始向前移动，我立即把一只蹄子放在他肩上，摇了摇头。灾厄皱着眉，他不想退缩，但还是这么做了。天马和斑马在原地等待，我隐蔽而迅速地掉头跑向薇薇和铁蹄的位置。

片刻后，铁蹄奔过泽妮思与灾厄，绕过了拐角。他的火箭弹发射器弹开了，所有武器严阵以待。

“我是星骑士铁蹄，声明终结这次耻辱的行动。我们不能袭击自己部长的避难厩，她献身保护了其他小马，我们不能滥杀无辜，”他低沉地命令，“你们有两个选择，和我一起捍卫你们对部长原则的信条，或者和蓝莓佩剑长老、星骑士怒星一起被消灭吧！”

“所以你承认是个叛徒了！”一个骑卫大叫，“放下武器，接受逮捕吧。”

错误的回答，铁蹄向走廊内开火了，一切都被火光、高温和弹片撕裂。

“我觉得自己再也不想穿上这套装甲了，”他说，朝我们走了回来，装甲冒着烟，夹杂着炽热的弹片，“问题是，我不能把它脱下来。”

“老实说，”灾厄微笑着说，“你看上去不能更好了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泽妮思匍匐爬过二号避难厩公共大厅的后门，我紧紧跟在后面，从斑马的后腿上获得了令马惊讶的愉悦感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诅咒那些在她身上留下丑陋伤疤的奴隶贩子。

公共大厅后部是一间昏暗的厨房。好吧，在丧火飞进来落在炉子上的罐子前，房间内确实很昏暗。野火凤凰基本恢复正常了，但仍然散发着足量的能量，像火炬一样发着光。

闪闪果酒先生和太太被抛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，他们的血互相渗入了对方的身体中。我还小的时候，闪闪果酒先生总会给我免费的冰淇淋（好吧，在他发现我开他酒柜的锁之前一直是这样）。他妻子是我母亲一个闺蜜。

闪闪果酒太太的后腿搭在冷藏库的门上，撑开了门。里面所有冰淇淋都在慢慢融化，果子露在地板上的冰淇淋池水中不断地旋转。

我又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愤怒席卷了麻木，心在胸腔中怦怦直跳。

“没有目标，”泽妮思低声说，望向整个公共大厅。我向后面传达了消息。

一分钟后，我蹲在门口，为小麦金塔装填最后的子弹，魔法弹。灾厄和泽妮思继续呆在厨房里，轮流当后卫。

铁蹄站在大厅里，在一堆仿木装饰中寻找着位置。薇薇爬到凸出来的舞台上，独角对着终端机和播音器施放魔法，薇薇有个计划。片刻后，她大步走到舞台边缘，向下看着铁蹄。

我脑海闪过一些场景，当我还是未成年的空白屁屁时，我会偷偷潜进公共大厅，躲在马群后面，看着当时快要成年的薇薇表演。她的音乐一直触动着我的灵魂，但不能跳舞总是一个痛苦。

“准备——”她说，角开始发光。

“注意，铁骑卫们，”铁蹄开始了，声音回荡在整个二号避难厩里，薇薇征用了公共广播系统。

“我是铁蹄，铁骑卫的创始成员，最年长的成员，马哈顿区的星骑士。我命令你们停下来，认真思考一下你们的信条。思考一下你们在哪里，又正在做什么。你们的忠诚究竟是对苹果杰克——对战时科技部的部长，对亲蹄创建了铁骑卫装甲的创造者，对她锻造铁骑卫洒下的汗水与满腔的赤诚之心；还是对抛弃了她所有原则，把我们变成一队高科技掠夺者，囤积来自过去的玩具，让我们忘掉是美德，而不是饰品造就我们伟大的那些懦弱小马？对那些把脏蹄伸向苹果杰克故乡，命令你们为了他们的贪婪屠杀苹果杰克亲友的卑鄙小马？这些命令，这次行动，是我们部长深恶痛绝的事。”

“苹果杰克之所以成为战时科技部的领导，是因为她也是一个谐律精华的承载者，小马国统治者看见了这一点。你们以为是她灵魂中的美德让她成为承载者，还是她脖子上的项链？”

“今天，你们必须做出抉择，你们的信条效忠于谁。放下这个耻辱的行动，加入我，重新践行你们的信条，保护小马国的公民，就像苹果杰克穷尽一生所做的那样。否则就继续这场可耻的行动，去面对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小马们的怒火吧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薇薇角上的光消退了。铁蹄抬头望向她，“好……听上去怎么样？”她用一个明媚的微笑作为回应。

三个铁骑卫突然冲进了公共大厅，向房间倾泻着火焰和机枪弹。第一轮攻击中，铁蹄倒了下去。

我瞪着铁骑卫倒在了逐渐扩散的浓水池中，那些是尸鬼的血。

我启动辅助瞄准魔法，用小麦金塔最后的子弹朝他们开火了，射倒了第一个，残废了第二个。我丢下苹果杰克的枪，飘出斑马步枪，又有三个铁骑卫冲了进来。我能听见飞火雷霆响亮的轰击声，灾厄把一个想从后面冲进来的铁骑卫爆了头。

五个铁骑卫有一个对薇薇射出了两枚火箭弹。歌星独角兽升起了魔法护盾，火箭弹在舞台下方爆炸了，锯齿状的仿木块在空中飞溅。

另一个铁骑卫转向我，用一个像反器材步枪的武器瞄向了我的头。

“不！”薇薇怒吼，独角发出光，放大了她的声音，“那是我的舞台！”

薇薇把自己变成了焦点，整个房间都闪耀着她角上的光。我前面的铁骑卫向后回避，似乎薇薇的灯光表演闪瞎了她的眼。这小小的分心让我有足够的时间使用斑马步枪，一发子弹撕裂了对方的面罩。

一个铁骑卫用双重转轮机枪发出的咆哮迎接了薇薇，但被薇薇的护盾挡住了。我对那个转轮机枪骑卫射了三发斑马步枪弹，火焰从弹孔里呼啸而出，我能闻见那只小马大脑的焦糊味。

薇薇抽出战斗霰弹枪，对入侵者开火了，他们装甲防御住这种火力绰绰有余，但保护不了他们免遭薇薇的麻醉魔法。被我残废的那个铁骑卫倒了下去。

另一个铁骑卫用一把背负式的狙击步枪对她开火了，子弹射穿了她的护盾和护甲。我看见了她眼中的震惊和痛苦。

丧火猛扑过去，轰击了倒下的和另外两个站着的骑卫，用辐射烈焰点燃了他们。他们装甲抵御火焰也一样出色，但烈火还是遮住了面罩。我启动辅助瞄准魔法，向每个铁骑卫倾泻着子弹，一下子用光了穿甲弹。

飞火雷霆再次轰隆作响。片刻后，灾厄与泽妮思飞速冲进房间，扑倒了我。

我能闻到一丝煤气。

避难厩深处的哪个位置，我听见一阵低沉的爆炸声，一点也不像枪械或蹄雷。我猛地一惊，想知道铁骑卫是不是成功突破了那扇保护避难厩小马的安保区大门。

泽妮思转身用嘴咬住我，猛地把我拉离了门口。

呼呼呼哧哧哧——！！

厨房爆炸了，地狱般的烈焰涌入大厅，点燃了很多仿木桌椅。

“别讨论咱名字了，”灾厄喘气看着泽妮思，又看见了铁蹄，一下子呆住了，片刻后又问，“薇薇在哪里？”

我指向舞台，她在战斗中倒下后就陷入了可怕的沉寂，我能听到舞台落在地板的血滴声。

咚，咚，咚。

“不，”他低声说，迅速冲向舞台，我和泽妮思赶紧跟了上去。橙色鬃毛的天马落在舞台上，倒吸凉气，把薇薇拉进怀里。

“嗷，”薇薇低声呻吟。

“别说话，你这傻小马，”灾厄说，紧紧抱住她，“你被射中了，但很快会好起来，咱们做得能和小马国废土最好的医生一样出色。”

我走上舞台阶梯，泽妮思跟在我身后。

“嗷！”薇薇再次说，又补充，“谁是傻小马？”

“是你，薇薇，”灾厄温柔地坚持道，“美丽善良的小马，现在别说话。”

我及时到达了舞台。

我不知道薇薇还想说什么，但灾厄用一个深情的吻打断了她。

“喔——”泽妮思对着我耳朵低语，“第一次遇见他们两个后，我就一直期望他们这么做了。”

我惊呆了，随即意识到头脑中的小马没有感到一丁点嫉妒和醋意。那只小马确实不高兴，但更与我们现在的处境相关，薇薇身上有个弹孔正流血不止，有些还滴在了灾厄身上。

房间中突然充满一阵怪异、突兀的噪声。空气中弥漫着寒意。

铁蹄重新站了起来。

我的下巴掉在了地上，看来我严重低估了中心城尸鬼。

但没时间惊叹了。“操！”我呻吟，又看见两个铁骑卫出现在对面，正用榴弹机枪瞄准大厅前窗。“大家，得跑了！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铁骑卫雌驹大踏步穿过卫生间尽头的门，打开自己的榴弹机枪，轰炸着我和她之间的隔间与马桶。高温席卷了我，焚烧着我的肺。弹片刺进了我的护甲和皮肉，给我留了几十处流血的小伤口。外面，灾厄和泽妮思蹲在一排我刚飘过去当路障的储物柜后。我们刚刚接近了学校，我曾在那里接受过可爱标记天赋测试，现在那地方也挤满了铁骑卫。

我已经耗尽了小麦金塔的弹药，斑马步枪也开始捉襟见肘了。

我们很幸运，每次都能解决一两个，出其不意。但现在他们开始警觉起来，主动向我们进攻了。

一枚火箭弹飞过储物柜，在泽妮思与灾厄身后的墙上爆炸了，爆炸把他们重重撞进了路障里。灾厄重新站起来，晕眩不已，流着血。泽妮思甚至都站不起来了。

“铁蹄，薇薇！”我叫了出来，“我们需要你们帮忙！”他们两个守卫我们的后方，即使喝了我们剩下的超级力量恢复药剂，薇薇的状况还是非常糟。她需要摆脱繁重的战斗，但我们完全不能放下她。我们向避难厩深处走得越远，防御的漏洞也就越多。

又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从避难厩深处传来，紧接着是更多的爆炸。

损坏的马桶四处喷着水，随着铁骑卫越来越近的步伐不断飞溅。“放弃吧，小皮。”妈的，“现在投降，也许蓝莓佩剑长老会放过你和你大部分朋友，你绝不会从怒星那里得到机会。”

是呀，确实是那样。

“难道我就不能说服你向我们投降？”我吼了回去，“大屠杀真的是‘陆马方式’吗？”

“见鬼去吧，”她反驳，又喷射了另一波榴弹。我用念力抓住周围的碎块，把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了一面护盾。效果并不是很好，第一轮爆炸炸飞了我魔法抓住的一些碎片，反而击中了我。我感到骨头碎裂了，痛苦贯穿了全身。

更多的榴弹在我身边爆炸。我的哔哔小马尖叫着，提示着每处残废的肢体。哔哔小马正礼貌地告诉我，我正死于内伤。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我身体很麻木，能感到的只有寒冷。

两枚火箭弹越过我，从我身后射进了房间。直直击中了那个铁骑卫，炸断了她的蹄子。她滑过潮湿的地板，在角落里倒了下去，再也不动了。

“小皮！”薇薇似乎在极度遥远的地方喊叫。我失去了知觉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的眼睛睁开了，感觉不到自己的身子，但不知何故还活着。视觉强化魔法显示我状况很糟，但很稳定。我正盯着上面，能看见头顶二号避难厩的灯，听见它们一如既往的嗡嗡声。

“我在哪里？”

“真的，小皮，”薇薇温柔地责备，“即使你有受伤的习惯，也不能给我说你认不出二号避难厩的诊所吧？”

“灾厄呢？泽妮思呢？”

薇薇的脸出现在我视野中，“好消息是，你们三个清完这层楼后都活了下来。坏消息是，我用光了我们所有医疗物资、加上避难厩的一些物资来救你。”她瞥了瞥旁边，“也用了泽妮思的一点药剂。”

“蓝莓佩剑长老已经把大部分骑卫召回了苹果园，”铁蹄说，“她开始担忧了，有很好的理由。”

她开始担忧了？他们差点就能杀光我们了，而且我们离安保区和监督区远得很呢。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将我们一举消灭，算了，还是少说为妙。

“因为他们现在的兵力可能少得多，而我们的兵力可能多得多，”铁蹄单刀直入，“她带领的骑卫，有五分之一的小马对当前发生的情况不太满意。星骑士怒星以不忠为罪名处死了其中一员，而蓝莓佩剑长老把剩下的异议者锁在了一扇焊接的大门后……”

这就解释为什么谈判不起作用了，因为任何能和我们谈判的小马都被长老锁了起来。

“他们被困在学校里，”薇薇打断，“铁蹄已经和他们谈过了，如果我们能帮他们出来，那么我们这边会增添十几个铁骑卫。”

“不幸的是，要打开门不太容易，但蓝莓佩剑长老还不知道我们打不开，就她所知，只要我们得到了那一部分兵力，我们就会变得更强。”

我试着站起身，但意识到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痛苦，事实上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薇薇对我用了她的麻醉魔法，我再次尝试起来，尽力把大脑信号送到无知觉的身体上，让它动起来。我抬起身体，又砰地一声落在地上，我的鼻子开始流血，而我也完全感觉不到。

“现在看看，谁才是傻小马，”薇薇咯咯笑了起来，“停下，不然我就给敬心说你被束缚住了，让她打你的屁股。”我感觉不到自己脸红，但我确信自己红了脸。

作为额外的惩罚，薇薇让我就那么躺在地板上，把注意力移到了泽妮思身上，那只斑马仍然毫无知觉。

片刻后，灾厄小跑过来。“打开那扇门恐怕非常难，只能用喷灯切开，但会花上好几个小时，”他发着牢骚，“另一方面，他们似乎正在切安保区和监督区的门。只不过那些门更厚点，但他们有更多劳力。最好的情况，我们在他们突破进去前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。”

我迫使自己身体翻滚，第三次终于成功时，我感到了一阵不舒服的成就感，但发现自己还是盯着天花板，而不是自己朋友后，成功感大大降低了。

“你们知道，用魔能武器融化那些门会快得多。”

“铁骑卫战斗鞍不能装备魔能武器，”铁蹄回应，“那是英克雷的设计。”

“对——”灾厄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，“咱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我目光落在了通风管栅格栏上。不幸的是，就算我体型再小，也没有奇美拉那么小。我不能挤进去，但……

“丧火！”

“怎么了，小皮？”灾厄问。

“丧火能通过通风管，她能递喷灯给那些困在教室里的善良铁骑卫，让他们自己出来，”我提议，“而且，他们工作时，她还能给他们递食物和水。”

“咱喜欢，”灾厄说，从他声音中，我感到他露出了微笑，“这能让咱们继续任务，还能顺便为他们提供援助。”

我们有了一个计划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蓝莓佩剑长老也有一个计划。我们还在忙碌的时候，那个婊子把通向中庭的每一扇门都给焊死了，除了苹果园的通道。

苹果园是一个巨大开放的空间，只有一些稀疏的树木，几乎没什么掩体。她把自己部队集结在那里，让一些士兵继续切割安保区大门，也把果园变成了战区。

我能想到的最好计划，就是在前面飘很多储物柜，形成一个两个储物柜高，两个储物柜宽的盾牌。铁蹄和灾厄加入了我。比起照顾自己，薇薇很明显更愿意照顾我们，她不愿意在自己身上用光所有医疗物资，总会为我们留一点（我们也确实需要）。她的枪伤仍让她部分残废，我坚持让她留在后面作为和丧火的“联络员”。泽妮思向灾厄保证，她会守护好我们受伤的医疗小马。

如果说我身体状况良好，那肯定是个彻彻底底的谎言。麻醉魔法消失后，我感受到的疼痛并不是经历过的最糟的一次（肯定比被龙用火活活烧死，以及被一个健壮掠夺者踢中大腿之间好得多），我完全能忍住。我的四蹄还能动起来，虽然有点僵硬；我还能不费力气地呼吸，还能感觉到心跳。而且，我还有我的魔法和哔哔小马。我也许不在最佳的战斗状况，但已经足够了。还有很多小马指望着我呢。

我已经看见太多自己认识的小马倒在避难厩地板上。我不能让蓝莓佩剑长老或星骑士怒星再增添更多尸体了。

当我把储物柜组成的盾飘在前面时，铁蹄小跑跟在了我身后。片刻后，另一个“铁骑卫”也跟了上来……但不是铁骑卫，而是灾厄，他穿着一套铁骑卫的装甲，没戴头盔。黑色牛仔帽仍戴在他的橙色鬃毛上，飞火雷霆衔在嘴中。

“你穿那装甲要做什么？”铁蹄厉声问，灾厄只是向他投了道目光，“算了，那你怎么穿着那套装甲战斗？魔法动力装甲需要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掌握充分。”

“窝不介意，”灾厄衔着自己独特的反器材步枪，含糊不清地说

我摇了摇头，向露娜祈祷即将到来的战斗，向塞拉斯蒂娅祈祷泽妮思和薇薇的安全。

我用念力拉开了门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的战斗策略只生效了两分钟，就像之前的碎块一样，我魔法抵御不住他们火箭弹与榴弹的爆炸冲击。我不得不把路障放在地上，在果园内建了一个临时的碉堡。铁骑卫很快包围了我们，对着储物柜开火，慢慢撕开我们的护盾。

我们的视线仅限于储物柜之间的小缝隙，我有意摆了一个他们蹄雷扔不进来的开口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竭力用魔法把袭击者所有蹄雷扔回去，直到他们放弃使用蹄雷。

铁蹄的攻击也不能通过狭小的开口。灾厄用飞火雷霆获得了很大成效，击倒了每个蠢到出现在视野内的铁骑卫。我们金属笼子内的声音震耳欲聋，我耳鸣得厉害，感觉自己快要吐了，但仍坚持执行任务。

天马稀有的子弹一会儿就不足六发了（即使之前在公共大厅搜刮过反器材步枪骑卫的战斗鞍）。而他装备的双重转轮机枪战斗鞍也不能通过狭小的缝隙瞄准。

斑马步枪已经耗尽了所有穿甲弹，普通弹根本没有足够的穿透力击倒铁骑卫。我现在正用狙击步枪，它也耗尽了穿甲弹，但如果精准射到他们装甲的薄弱处，还是能穿透的。我感到有点懊恼，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射穿苹果杰克的造物了。

我和灾厄继续开火。

“狗娘养的……”灾厄诅咒，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，他向我比划自己没有弹药了。

我原本希望能击退他们，找到机会继续推进。从视觉强化魔法的红光来看，我们做得很出色……但仍注定会失败。我又带着一个愚蠢的计划把我们引入了圈套之中。这一次，我可能会丢掉我们所有马的性命。

我还没有准备放弃。是时候加速冲刺了，铁蹄和灾厄仍然有自己的战斗鞍；生平第一次，没有耗尽弹药的小马是我们的尸鬼同伴，他很乐意倾泻掉大量子弹为我们赢得机会。

我集中精力，飘动储物柜，瞄准视觉强化魔法指示器的红光把它们扔向四面八方。用魔法投掷的力度不是很大，但我在撞中目标前就撤掉了魔法，让它们从飞行的失重储物柜变成了飞行的沉重储物柜。四周不断传来撞击声，一些铁骑卫直接被撞翻，压在了下面。

不幸的是，铁骑卫装甲也让他们很强壮。他们以出乎我意料的速度踢飞了金属柜。我们疾驰而过，穿过果园向对面的门跑去。

四周到处是枪声和爆炸声。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木块。一枚火箭弹呼啸着向我飞来，射进一棵苹果树树冠中爆炸。我感觉苹果酱溅了我一脸。

铁蹄向前开火，清出了一条路。灾厄哀叹了一下穿着动力装甲不能用翅膀，在我们身后一个急转身，倾泻出压制的火力。一些铁骑卫用轻机枪和转轮机枪回击了，但他们子弹只擦过了灾厄的装甲。

灾厄又迅速转身，在哪个铁骑卫用火箭弹或狙击枪回击前加速赶上了我们。他穿着那套装甲做的比铁蹄预期的好得多，但还是没有和他自己预料的一样好。

但是，看上去我们能做到。我竭力让自己虚弱透支的身体加速冲刺……第一个冲到了对门处。

门锁上了，被捆绑了炸弹。

当然。

但这对我不是问题，好吧，现在不是技术和工具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。

我尝试解除炸弹，灾厄与铁蹄接近了我。铁蹄开始指导我解除它，他在这方面能力远远超过我，而灾厄转身直面那些逐渐接近的骑卫。

“放弃吧，”铁骑卫继续推进，包围了我们，这时候蓝莓佩剑长老叫着。

我听见苹果园内每个敌对铁骑卫填弹的咔嗒声。蓝莓佩剑长老再次叫了出来：“最后的机会，放弃吧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妈的，完全就是士气部屋顶的重演：“为什么你们不直接杀掉我们？”

“因为她需要用我杀一儆百，”铁蹄推测，“她知道如果她有我关心的俘虏，过程会更顺利。”

“或者，是我需要一个优秀的开锁员，”蓝莓佩剑回答，“一个能帮我通过安保门的小马。”

他妈见鬼去吧。

一声低沉的爆炸响起，一个铁骑卫突然倒下了，腹部被撕开。一些友好的标志突然出现在视觉强化魔法指示器上。

但这不可能，我想着。楼上的铁骑卫仍然还有几个小时才能被释放，我们现在不会得到任何增援……

一把魔能手枪突然出现，指向了蓝莓佩剑长老的脑袋，被一只熟悉的狮鹫拿着，狮鹫斗篷的兜帽垂了下去，露出了她的脑袋。

黑羽？

蓝莓佩剑长老睁大了双眼，意识到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：“你……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黑羽笑了笑，扣动了扳机，手枪的绿色光束射中了那只小马的眉心，把她变成了一个小马形状的绿色光团。

“葛瓦德派我来的。”

蓝莓佩剑长老倒了下去，变成了一团发光的黏糊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战斗的形势改变了，一支狮鹫小队的魔能光束逐渐替代了铁骑卫的炮火声。灾厄与铁蹄继续参与战斗，而我尽力用念力打开门上的锁。

门在一个令马满意的咔哒声中解开了。我看见了里面的中庭，但在看清之前，我就闻到了里面的气味。小马鬃毛烧焦的恶臭和溢出来的血腥味聚在一起被烘干，如一面崩塌的墙压向我。这间大厅已经变成了一个屠戮场。

五颜六色的无辜小马躺得到处都是。大部分情况下，这种场景能在很多地方看见——一个铁骑卫用榴弹机枪扫射了整个房间。我跨过一条从膝盖处断开的粉腿，走进了中庭。

我看见一块黄色的东西从墙上滑下来，混杂着血液。我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不是小马的大脑碎块。

那是蛋糕。

我抬头，看见了五颜六色的横幅。铁骑卫打断了一个可爱标记联欢。

我感到愤怒，纯粹的暴怒。

我在楼梯顶层的阳台上看见了三个铁骑卫。两个正挥着自动斧，切割第三扇安保门，也是最后一扇。他们还有半个小时的工作要做。

我用魔法抓住他们，在他们反应过来关掉自动斧之前就把他们飘了起来，面对面移向对方。附魔的刀片名副其实——用来切割金属。下面的皮肉毫无抵抗力，现场一片可怖的混乱。

我丢下了他们，但留下了自动斧，转身面对最后那个铁骑卫。“星骑士怒星，我猜？”我注意到她战斗鞍有一个榴弹机枪。

星骑士盯着我，“对，你是？”

“跑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肾上腺素再次从我的身体上褪去，我感到非常疼。身体上与精神上都是，我能做的动作只有站起来，字面意思。

我的暴怒已经消退，留下了绝望和深深的悲痛。

这个时刻已经够长了——我记不住名字的最黑暗的时刻，世界深处的黑暗在灵魂深处的黑暗中回响最为强烈的时刻，我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

等着薇薇与泽妮思的时候，黑羽加入了我。监督肯定从避难厩的“友好派”监控系统里目睹了一切，但她现在还是没有打开门。

“葛瓦德知道你未签合同就得到了我们的援助，这一切结束后，会和你协商索取补偿金，”狮鹫解释，“我们听见求救信号时，葛瓦德信任你，就问我的鹰爪雇佣兵是否乐意给予帮助。”

“很感谢你答应了，”我苦笑着回答，目光不停漂移到那张色彩斑斓、喜气洋洋的可爱标记派对横幅上。

灾厄走了过来，舒展着翅膀，庆幸自己终于脱下了那套铁骑卫装甲。“咱再也不羡慕铁蹄了！”他向上望着我们，“你刚刚是怎么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长老旁边？隐形小马吗？”

泽妮思踏上中庭阳台的楼梯，突然停下来看着黑羽，让后面的薇薇撞上了她的臀部，薇薇摇摇晃晃地呻吟，又开始哭泣，灾厄飞向她，把她包在一只翅膀里，陪她走上了阳台。

“我伙计们用的是隐身小马，对。但我……”

“你从哪里拿到那件斗篷的？”泽妮思打断问。

黑羽给了斑马一个理解的微笑。“对，我正要说呢，斑马隐形斗篷，”她严肃地盯着我，“你朋友比我想象的还要多，孩子。我们刚到新苹果鲁萨，就被一只尸鬼天马和她孩子拦了下来。结果，她们也听到了求救信号，想要给予帮助。她给了我们一堆隐形小马，让我们在你们所有马忙着和星卵作战的时候潜进去，发起我们自己的战斗，更别说给我斗篷了。我先声明，我当时坚持要付钱给她。”

我透过栏杆看着黑羽鹰爪的其他狮鹫。我之前听见的低沉爆炸声，现在很明显可以找到答案了：来自伯劳的小吉尔达。

“我觉得她本来打算亲自跟着我们来，但……你知道，她有一个孩子，”黑羽的喙反感地扭了扭，“我希望那孩子是她收养的，如果不是……呃。”

“抱歉我们没能早点找到你们，”伯劳朝着我们叫喊，“我们被困在发电机室很久了，然后你们这些小马来了，不仅除掉了把我们堵在里面的守卫，还重新打开了大部分门。”

我站在一个屠戮场里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，而我发现自己正大笑着。不是正常的笑，而是痛苦、恐惧、歇斯底里的笑，一只不能尖叫或哭泣的小马发出的笑。

我竭力控制住自己，安保门这时候滑开了。监督就站在门口，盯着我们，身后是一大群受惊的小马。

“安全了吗？”一只小马问。我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呆在了原地。

“对，”灾厄替我们回答，“最后的威胁也已经被除掉了。学校的那些都是善良的小马，他们也是这场可怕事件的受害者，他们会和咱们一起离开。”自动斧让切割焊接门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快捷。

“谢谢你们，”监督对着我们所有角色说，又对后面的小马嘘了一声，让他们退开。他们不需要看见中庭变成了什么样。

“小皮，薇薇，能请你们进来一下吗？”

监督示意我们进入原本密封的区域。灾厄收回包在薇薇上的翅膀，用鼻子将她对着监督那边推了推。她走得很慢，但仍有淑女般的优雅。我跟了上去，感到自己很笨拙、矮小、害怕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……然后到处都是血！闪闪果酒像这样挥了一下蹄子，然后就倒下了……”

监督慢慢带领我们穿过马群，走向她的办公室，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我僵在了原地。

“妈？”

我抬头看了看，她就在那里，和一小群闺蜜站在一起（没有闪闪果酒太太）。她转过身，又茫然又震惊地看着我。“那是小皮吗？”她问她一个闺蜜。

另外那只雌驹给了肯定的回答。

“我都认不出她来了，”母亲说，没有任何敬畏感或厌恶感，只是作为事实陈述了出来。

她看着我的那一瞬，我感到自己整个生命都消逝而去。我的血液变得冰冷，胃拧成一团，落到了身体最底层。整个世界都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

她又转了回去，继续自己的交谈，我的存在几乎没影响到她的故事。“我真的受了伤害，我是说，恐怕永远都会做噩梦了，我需要治疗。很可怕的是，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‘他永远也不能脱下他的围裙了’，因为他当时就穿着那件可爱的黄色围裙……”

我注意到她的独角发出了光，非常轻柔。一个瓶子从附近飘了过去，被相同的光晕包裹。她喝醉了，她当然喝醉了……每当她觉得自己正经历危机时，总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，而这一次是真正的危机。

无论如何……她还活着，活着，和以前一样。而我就在这里，重新问：

“妈？”

突然间，薇薇冲到了我们之间，对着我母亲的脸使劲给了一记耳光，把她打翻在地。

我呆若木鸡，薇薇刚刚打了我的妈妈。

薇薇声音听上去就像把自己所有悲痛和愤怒都抛在了身后。这不是咆哮，但不知何故，却比咆哮声响亮有力得多：

**“你，根本，就，没有受苦。”**

她转过身，把我大睁着双眼的母亲留在了身后，又低下头把我推了出去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对你们英雄般的壮举，任何感激都远远不够，”监督告诉我们，再次感谢我们对二号避难厩的救援。

“小皮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这里永远欢迎你，这里是你的家。”

我抬头看向监督，又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，满身是血，有一半也许还是自己的。“不。”

“不？”监督困惑地问。

“这里再也没有我的位置了，再也没有了，”我抬头看着对面躺在监督办公室沙发上的薇薇，“我在外面过了五周，看看我，即使想尽力尝试，我也不能重新变回当初离开时的那只小马了，永远也不能了。废土改变了我，让我沾染上了血腥……也许还毒害了我。就像废土对外面世界所做的那样。我不能回来，我不能把那些毒素带回这里。”

“我觉得那些毒素已经进来了，”监督悲哀地说。

我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那些小马都是善良的小马，无辜的小马，他们需要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，需要尽可能长久保持下去。你们需要冲掉血污，清理尸体，让二号避难厩重回正轨。今晚已经是一场梦魇了。”

监督点点头：“那么……为了报答你们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？”

我思索着，又盯着她的眼睛：“对，首先，我们需要为狮鹫支付一些报酬。”

“报酬？”监督眨了眨眼，“噢，我了解了，他们是雇佣军。”

“一队在没有合同和付款承诺的前提下，赶来支援二号避难厩的雇佣军，”薇薇迅速补充，“他们信任我们能给予他们合适的回报。”

“那么我不会玷污你的名声，薇薇，亲爱的，”监督再次转向我，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对，我想访问监督记录，”监督缩了一下，“我只想看居民记录，没别的了。”不知何故，她甚至更不喜欢这条提议。

“我也是，”薇薇说，站起身走到我旁边。我仍然十分矛盾，她刚刚打了我的母亲，我既想拥抱她又想给她一蹶子。

“你知道，”监督慢慢地说，对薇薇讲，“我把甜贝儿的财产交给你，是希望她那些音乐家的丰富生涯能说服你接受自己的事业，我没料到你用这个机会找到了逃脱的办法。”她皱着眉，“CMC3BFF，很明显，我需要把初任监督的记录更仔细审查一遍，再交到其他小马蹄中。”

薇薇摇了摇头：“你早就该知道。”

“我……保持怀疑，但我以为你会做出更好的选择。”

“我已经做出了更好的选择，”薇薇坚决地说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头几分钟，我就找到了自己想在居民记录里找到的信息。

她做到了！

苹果杰克成功进入了二号避难厩，在避难厩大门封闭的时候，她就在这里。从记录来看，她又平静地生活了二十五年。活得很快乐……至少对生活在避难厩里、知道上方世界已被毁灭的小马来说够快乐了。

无论如何，她幸存了下来。从记录来看，她花了十年时间在避难厩的苹果园踢苹果树，直到一次髋关节受伤迫使退休（医生的备注说，髋关节衰弱可能是她家族的常见遗传病）。在那之后，她又花了十年时间在避难厩厨房——现在是二号避难厩的公共大厅——为避难厩住民做饭。

她走得很安详，不像其他避难厩住民死后被火化掉，监督坚持把她埋葬在了苹果园内，而她之前……

我停止了观看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走进缤纷色板的工作间。那个总是很凌乱、沾满油漆的二号避难厩画师从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，正在完成一个新项目。

铁骑卫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，顺从地立着身子，她正画着包含三颗苹果、魔法火花和齿轮的标志。

铁蹄慢慢朝我走过来。“我不再适合穿铁骑卫的装甲了，但又脱不下来，”他说，我打量着他的新模样。就和正被喷涂的那个铁骑卫一样，他也被喷上了铁骑卫的标志，很像苹果杰克的可爱标记。红色油漆从标记那里向周围延续开，把装甲所有的突出和边缘衬得更加明显。“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合适。”

我有点惊讶他居然没用橙色的油漆，但我能看出这样更配可爱标记的颜色。“他们都要这样？”我问，看着那个铁骑卫被喷完油漆，走到了大厅的尽头。

“每只决定重新回归信条真正意义的小马都会这样。或者说，苹果杰克坚守的信条。”他发着牢骚，“我们再也不能叫自己‘铁骑卫’了，我再也不能了。”他抱怨道，“这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习惯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称呼自己呢？”我提议，“苹果骑卫？（Applejack’s Rangers）”

“我配不上这个名字。但……也许呢，以后会知道。现在，我们只是放逐者（Outcasts），”他移开视线，金属包裹的尾巴摇摆着，“我需要做一点事，我会把其他小马带到二十九号避难厩。我已经和星骑士枢纽联系过了，她立即加入了这个团体，而且已经在计划把二十九号避难厩变成我们能重新开始的地方了。那里只需要一个能运转的净水芯片，但还有另一个问题……”

“松软干酪长老？”

“用灾厄的话回答：对，”铁蹄闷笑，“看上去你对他的猜测非常正确。枢纽说他派过一队铁骑卫去中心城废墟取回那本‘黑皮书’，但一直没有回来。如果我们能接管二十九号避难厩，在他们行动之前……”

“你们有便车呢。”

“你真以为灾厄拉得动十多个铁骑……放逐者，从这里一路到菲特洛克的郊区？”

“那可是一节乘客车厢，”我谈论，“而且，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们吗？”

铁蹄笑了起来，“好，我们下车后，你们需要去十马塔，不要耽误了。我稍后会赶上你们，我保证。”

我严肃地点点头，打算让他坚持做下去。

我正准备走开，突然想起自己为什么来找他。“铁蹄？我们需要私下谈谈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苹果杰克没有离开你。”

铁蹄摇着头，“不，她确实离开了。她选择与自己家族待在一起，我也不会责备她那样做，我从来都没有。”他稍微动了一下，“我们……准确说……从来就没有抛弃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一直在试着共同修复，但……并没有多大效果，我们都了解这一点。我爱她，所以最后才让她走的。”

我哽咽着，但仍坚定地立在原地。“不，苹果快餐，”我说，用上了他的真名，“她爱你，非常想回到你身边，但监督不让她离开。”

他停下来看着我：“不让她离开？”

“她帮自己家属进入了避难厩，然后监督关上了大门。苹果杰克不知道二号避难厩的监督受过严格的命令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任何小马打开大门。直到大气和土壤监测器确认上方世界重新变得洁净安全。”

“已经过去了二百年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避难厩科技严重低估了恢复原状要花的时间，但这些都无关紧要，因为甜贝儿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苹果杰克出去。苹果杰克想要离开，她想找到你，她的记录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注释，都是她和甜贝儿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。当然，由于她的状况，由于外面世界的状况，甜贝儿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她离开的。”

铁蹄跺着蹄子：“等等，她的状况？她受伤了吗？如果那些斑马……”

我感到自己的心沉了下去，公主在上，他毫不知情。

“铁蹄，”我说，感觉自己声音在自己耳朵里听起来又弱又小，“阿杰怀孕了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我发誓，”监督大口喘着气，“这就是我不想让你成为医疗小马的原因。”

薇薇对她怒目而视。

“你总是忍不住，你会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一些事。你和小皮一模一样，你自己也知道。”

薇薇深吸一口气，“这里有严重的问题，你看过那些居民报道吗？有没有头绪知道这个避难厩原始居民有多少是苹果家族的？塞拉斯蒂娅在上，连我和小皮六代之前都有一个共同的苹果祖宗。”

我在监督办公室里看着两只雌驹吵嘴，她们没一个注意到我。

“这不是大问题，六代也已经够远了……”

“整个避难厩都面临近亲繁殖的危险，”薇薇反驳，“我说过这是个大问题，小皮错了，你们不能重新封闭这里，在下面待更久的时间。”

“嗨？”我最后终于说，两只雌驹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我，满脸震惊。

“也许还有另一条路？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现在来到了最后的环节，这个容易得多。先很快花上十五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再回去接上铁骑卫“放逐者”，在他们反应过来前就把他们送到菲特洛克郊区。然后，就去十马塔。

我需要敬心，我需要沉浸在她的怀抱里。

“‘我找到它了’，”我们前面有个生锈的金属怪物，薇薇正念着上面的字，像是幼驹潦草书写的一样。

那是一门大炮，在战争之前就可能已经生锈多年了。公主才知道它在香甜苹果园这块与世隔绝的地区用来做什么。这里的树密密地长在一起，只有从顶部飞过的天马才能直接看到它，它也肯定没有战略性地指着什么地方作为目标。

老旧的金属炮口边的一小部分仍然很光滑，反射着初升太阳的橙光。

“这个当时怎么能派上用场呢？”泽妮思问灾厄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。这门老旧的金属怪物甚至都不可能开炮。

灾厄咯咯笑了起来，“不是那门炮。”他绕着那些底部稍微朝外倾斜的大石头跑来跑去，用蹄子敲了敲其中一块，又敲着另一块，“是这一块。”

“一块石头？”我问。

“命运之石，”我们天马朋友神秘地笑了笑。

我生理和心理上都极度疲倦，完全跟不上他的思路。“命运是一块石头？”连薇薇看上去也十分困惑。

灾厄叹了口气，“这是掏空的岩石，”他解释，“从第一只天马被英克雷打上烙印被放逐、被追捕以来，以后每个黛茜派都会使用这块石头。它是被附过魔的，只有知道正确密码的小马才能打开。”他低头看着那块很明显也很特别的石头，“每个黛茜派都把一些东西放在了里面，一些物件，象征着自己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身后。”

“天马是怎么对石头附魔的？”薇薇问。

灾厄耸了耸肩：“咱觉得是她让其他能做到的小马帮忙做的。”

“或者一只斑马帮过她，”泽妮思猜测。

灾厄深吸一口气，重新用蹄子敲了敲岩石，响亮清晰地念了出来：

“可爱标记并不重要。”

蹄注：升级

技能通知：枪械技能已到达100%

新技能：药剂强化——你的身体被斑马酿造药剂永久强化。你获得额外10%对毒素、火焰以及辐射的抗性，以及额外3点的伤害抗性（备注：“药剂强化”和模组植入技能“机械改造”互斥）。

画师dawnmistpony